

四河入海

廿之三

庫文閣内	
和	二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0
冊數	100 (79)
函號	206 6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I: Kodak



四河入海卷第二十之三 前建長笑雲清三述

送呂希道知和州

翰苑遺芳云同前作

淺草文庫

天下曰云熙寧三年庚戌先生三十五京師作

西路九列之一也 和州八淮



林侍讀學士公綽之子慶曆六年獻所為
和除汝澶湖亮七州河南監牧使三司都勾
院景純性寬厚沈靜端默熙寧元豐中士急
於進取獨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
有不可必力爭及元祐之初吏治寬平景純
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為郡皆有惠政去而
人思之

此說云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君家
以下八句一段我生以下四句一段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々送
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臆

解梁 外任我猶在朝故羨希道也

解梁 芳云九域志解州一城事見元傳

歷陽 白云和州有三縣歷陽其一也歷音藥

梅山在歷陽南五十里昔曹操指山上梅林軍
士渴止蓋此山也

一云去一坡言八我去年熙寧二年二呂希道力
解州守ニツテ行ヲ送ノ又今年熙寧三年ニ此入
一和州守ニツテ行ヲ送ソ歷陽八和州三縣其一
ソ年一坡言八我八只入ノ年々太守上ツテ行ヲ

送タハカリテ京ニイル程京ノ紅塵ノミ胸ニモ腸ニモ堆メ
アルニテソサル程希道カ外郡ニ行テ安閑ニメイラレソ
スルヲ羨ソ

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
子生有種毛骨往々傳諸郎

鳳雛驥子 芳云謝靈運詩金羈相馳逐一何窮已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竜

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是也桓譚新論薛公善

相馬得惡良正走者名驥子杜入奏行云北齊

裴景鸞景鴻河東聞喜人並有逸才河東呼景
鸞為驥子

毛骨 芳云世說王右軍道祖出少風領毛
骨恐後世不復見如此人

三將相 白云某謂東都事畧三十二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也真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
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
也又言行錄前集第一云呂蒙正許國文穆公
字聖功進士甲科相太宗真宗蒙正不喜記入
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
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伴爲不聞而過之其同
列怒令詰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
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
之何損時皆服其量卒年六十八東都事畧
五十二呂夷簡字坦夫大理寺丞蒙亨之子而
宰相蒙正之猶子也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
令謚曰文靖王曾家請篆其墓碑仁宗慘然思
夷簡書懷忠碑三字賜之治平中配享仁宗廟
庭子公綽公弼公着公孺公着位宰相自有傳
又言行錄前集六呂夷簡許國文靖公字坦夫
其先萊州人徙壽州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

呂夷簡

仁宗

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
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公手詔曰古人有
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予
意也上嘗大書方正良忠四字以賜東都事
畧八十八呂公着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識慮
深遠有度量夷簡嘗曰此子公輔器也元祐三
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宋興大臣
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二人則公着父子
也四年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一贈太師申國公
謚曰正獻又言行錄後集八有呂公着傳
一云君一言八呂氏八自古名家家之曰將相八希
道力先祖之三將相八呂蒙正呂夷簡上呂公着上
將相八事八東都事畧八言行錄八表傳八果へタソ蒙
正カ子夷簡ノ簡カ子公着ソ此希道ハ公着子テ下
リテ十ノ呂蒙正夷簡ヲカケテアルイテ人才名ヲ入テ
皆舉用テ名相ト云ハレタル人ソ胡旦父ニ對メ渴睡
漢狀元及第矣ト云タ人テ有ルソ何サニモ此人ノ

言行錄

表傳

先祖八三相テ有ルハ其先祖サル人ナリ程其富貴
今ノコリテ方將ニ此希道ト人モ盛ナルノ鳳子北
程呂氏ニ八名入タキ鳳雛驥子ノ如キ人カ今ニ
多シ其道理ノ先祖ノ種姓カヨイニヨリテ毛骨
程毛骨モ皆先祖ナリカハリ有ルノ鳳子驥子云
ツイテ毛骨ト云フ諸郎八呂氏ノ諸郎ソ
觀君嘯鬱負奇表便合佩趨明光胡爲小
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征馬 征馬未解又赴和州蕉雲云此二句坡問希
道以其赴外郡然其答不信而見也新法不便
故不喜居朝以外任爲幸也
夙佩 昔云漢葉何傳賜何帶劍履上殿唐王
昌黎寄崔真外詩我有故人曰鳳凰腰佩金
趨明光

風帆張 昔云次公日則和州在淮西蓋由水
路而往也

征馬 白云毛骨云毛字受鳳雛二字骨字受
驥子二字又征馬未解四字受第一句而云解
州去任之事風帆張三字受第二句而云今已
赴淮西和州也

一云觀君八呂希道云ノ嘯鬱ハ才大形ソ言
ハ貴方ヲ觀ルニ只モノテハナイソ奇異ナル形カ有ソサル
程 劍ヲ佩テ明光宮ニ趨テ天子ニチカク奉公申サレ
ハキト思タレハナトシタレハ胡一小郡ヲ治メ屢奔走

征馬 去年解州ノ守ニツテ行テ京ヘ今年歸テ
イニタ馬ノ鞍ヲモ解テロサヌニ又和州ヘ行カルト云ソ
和州ハ在淮西ノ水路ナル程ニ船ニノリテ行カル程ニ風
帆張ト云ソ

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猶彷徨無言贈

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

我生 勝云此以下二句坡言如希道才宜任朝官然猶赴外任我本便於江海者而未去豈非忍耻耶

美哉 勝云言我今未得到江海猶如孔子臨河終不濟也或歎賢人不用乎

便江浦 芳云次公曰言不欲做官而散逸也杜甫詩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是也

忍耻 芳云左傳襄廿七年趙孟曰以能一庶無害趙宗乎毛詩彷徨不忍去

河水洋洋 芳云毛詩一北流活々一云我坡言八如希道才八朝廷居官二任世ラルヘキ者然ニ外任ニ赴ソサテ如我者ハ本便于江海者ニカモ未去程ガテ是ハ忍耻テハナイカノ面目モナイ事テ有ルソ不才ニ朝廷ヲハ未去メ彷徨徨夕チモトラツテラ程ソ無一希道トカ今和別ニ

赴ヲ送ルニ言ノ何テモレ行ヲ送ルニ程只長歎スルノミテ有ルリ美一坡言ハ我カ本得到江海事ハ孔子臨河終ニ不濟カ如クナル程嘆スルヨリ外ハ事ハナイ河水平美ナレハ不得濟程空洋洋ト云リ洋洋ハ水良ク孔子臨河嘆曰美哉河水洋洋二乎吾之不濟命也夫トラセラル美哉一或說ニ此句ハ賢人ノ召用ヲ嘆ト云リ言ハ尚書說命ニ若濟巨川爾爲舟楫ト云リサレ程賢人君子ヲ以テ濟川舟ト云リサテ是程河水ハ洋洋ト云レトモ呂希道カ如キ名人ヲ不擧用テ夷中クタリラサスル程程カ嘆息ソ不召用程空洋洋ト云ソ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芳云同前依

白云熙寧三年庚戌先生三十五京師作白云文與可事跡見于前又見遺芳号石室先生又号笑々先生東都事畧百十五有傳

白云此篇起句下四句一段清下四句一段
四下四句一段
白云至堂硯銘云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巨
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
銘曰坡陀淋漓天濶海淺淋漓蕩瀾神沒鬼
出與可之筆盡南山之松為煤無休涸陵陽
之水維以濡之注云陵陽在高山至難得水
芳云與可名同梓潼人為入靖深操韻高潔
超然不嬰世故熙寧初王介甫得政時論紛
然與可時為集賢校理請遠都去東坡忠
憤所激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與
可每苦口戒之逮其侔與可寄詩云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後得畢果如
其言與可畫竹石姍絕一世得者皆寶之後
知洋州得湖州未到郡而卒東坡相與倡酬
題詠銘贊書帖載於集中及刻石成都者最
多可以想見其人自以文翁之後号石室先

生所着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十一云送文子熙寧初王介甫得政時論紛然
與可時為集賢校理請遠都去去云云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
友似君者素節凜々欺霜秋

尚况 墨君云此以下二句言雖無語之此君我
尚愛之况高節似此君而有語之人乎

墨君 墨君云東坡堂記王子猷請竹君天下
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以上之形容作堂
以居而屬余為文

我友 芳云次公曰指言文與可所謂君乃指
言竹矣

素節 芳云後漢孔融傳凜々焉皜々焉與
琨王秋霜比質可也

十一云壁 坡言八與可下力畫夕儿竹君八掛下壁

上ニ在七トモ其ハ人ノ語ヲ解メモノヲ云事ハナイソ墨君ハ墨竹之義ソ此詩ニ墨君ト被カ云テヨリ墨君堂上堂名ニ與可カツテ其記ヲ被カカセタリ見此竹君ハ人ト語ハ世子トモ見之テモ貴方ノ葉ナレハ清絶ニ十百憂ヲ消シツヘキリ而シテ言ハ竹君ヲ見テタニモ憂ヲ消スルニ况ヤ竹君ニ似テイル文與可トノ事ハ申ス不及ソ其墨君ニ與可カ似タト云ハトコソト云ヘハ與可カ即義ハ禦火トメイカナル物ヲカラス秋霜ヲモ何トモ不思ソサテ歎云云我友ト云ハ我ハ被ソ友ハ與可ソ似君ト云ハ君ハ墨君ト云 三私云素節之素字ノ義ハ世俗風塵ニ不染之義歎ソ

清詩健筆何足數 逍遙齊物追莊周 奪官道去不自覺 曉梳脫髮誰能收

奪官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今朝廷奪與可官為陵別守然與可安然不自覺其去譬似朝來

梳髮之時其髮脫去也蓋不自覺其脫去也 雲云與可雖被奪官而不自覺之如脫髮不可惜也

健筆 白云題注云東坡相與倡酬題詠銘贊書帖載於集中然則得草書三昧

逍遙 白云某謂翰墨全書云文與可少以文學知名路公奇之曰襟度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可到云

十云清言ハ與可ハ所作詩ハ清絶ニ又筆ハ健ニ草書ニ味ヲ得ルソ廿七トモ其ハ中ノ不足數ノ其ニ超越シタル事カ有ルソ其ハ何コトソト云ハ逍遙ノ樂テ物外ニ遊テ萬物ヲ齊スルハ一向如莊周ソ

廿九程コソ奪官ハ行ヲモ何トモ不 思メトコヘ行ヤラン不自覺知ソ是ハ是非得失ヲ齊シムル處カ有ルニヨツテソ曉奪官外在ニ赴フモ何ト

モ不思處ヲ物ニ譬ヘハ曉來髮ヲ梳ニ髮カ脫ソ其脫髮ヲ惜ム人ハナイモノソ其脫髮ヲ不惜カ如外郡ニ

去ラシムルヲモ何トモ不思ノ腕髪ヲ惜テ収テツテラク
モノハナイモノソ

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知君遠別

懷抱惡時遣墨君消我愁

陵陽 陸云蕉雪云陵陽即山上之別也

知君 陸云此以下二句坡言我與與可相別

懷抱可惡故要寄墨竹以慰我愁也知君字頗

氏作君知尤妙也蕉雪解不必作君知蓋言與

可與我輩別懷抱可惡則宜畫竹以自慰又贈

我消愁也

赤如赭 芳云次公曰言其山徒赭赤少樹木也

知君 芳云作君知

懷抱惡 芳云晉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

傷於哀樂與親交別輒作數日惡

知君 白云懷抱惡三字係先生顏氏作君知

亦同義也知君之君指與可非墨君之君陸

說補遺云續翠曰知君乃君知之意也又曰陵

州山不好之處與可想懷可惡當寫竹以自慰

也我々於與可也刻楮子謂此義恐非乎只拗

顧氏改作君知則可乎

十云江言八與可トノカ行處ノ陵州邊ノ山ハ赤

如赭ニテ面白モナイノ楮ト云ハ山ニ樹木ノナクテニツカ

ナラ云ノ陵州ハ山上ニアル州ノサテ陵陽ト云ノ知

君ト君與可ヲ云ノ坡言ハ與可能知我カ貴方ニ

相別テ以後懷抱ノ惡ニ事ヲソ只墨君ヲ留テ對

之別後ハ愁ヲ消ニコソセウスレト云ノ桃翁戲言ニナニ

竹ハ字ニアル程筆干ヲ可見トヲセラレソ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白云此詩年譜等不載之 劉恣字道原筠

州人詳見遺芳

荆云道原名恣筠州人父渙為穎上令不能

事上官弁之去家庐山。歐陽文忠公為賦。庐山高者也。道原少穎悟。書過目即誦。既第篤好史學。上下數千歲。間可坐而問。博學強識。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司馬公編通鑑。英宗令自擇館閣英才。公曰。館閣文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書成。公推其功為多。而道原亡矣。家至無以養。而不以一毫取於人。冬無寒具。司馬公遺衣褥。亦封還之。與王介甫有舊。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而謂曰。天子方付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如鍔。道原不以為意。或稱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官。至秘書丞。卒年四

十七。此詩端為介甫而發。其云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蓋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况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益着其面折之實。子義仲字。其與其學能世。其家事見三四卷。是。大堂詩注。白云。其謂東都事畧八十七下云。劉恕字道原。筠州人也。父渙。字疑之。舉進士。為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而歸家。于庐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庐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庐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堊墍之外。超然無戚。六之意。以壽終。恕少穎悟。俊技。讀書過目即成誦。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云。以親老告。沛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恕居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七。又言

行錄後集卷十四 劉道原傳云道原家貧至無
以給自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
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
貂襜褕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
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白云翰墨全書云劉渙字凝之号西澗先生
子思學道原怒子義仲亦為三劉非注漢
書之三劉也
勝云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十六句一段交朋
以下六句一段匡廬以下六句一段
三私云觀韻會震韻注云說文諸侯秋朝日
覲勞王事从見董聲廣勻見也周禮大宗伯
秋見日覲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禮
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覲通作謹云非也程觀八勤人心之進原力老
親在南康故南康人婦立勤下父二奉侍世天
少

有傳第廿七

東元五年

之而相之

康封為丞相

盟國人於大

宮在大宮大

公府曰不

與相者

晏子行天

歎曰嬰所

不惟忠於

居利社稷

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

歎曰明善

云則不與在

慶者有如

上帝謹書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
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

齊也蓋以劉道原比晏子也。不為權貴威武所
屈似夷齊諫武王遂不撓也

晏嬰首陽 芳云史記晏嬰傳晏子為齊相
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即危行出其御

之妻語其夫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
顯諸侯今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子之意自以為足妾
是以求去 左傳襄廿五年齊崔杼弑其君晏

子立於崔氏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具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史記伯夷傳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采薇而食之 次公曰高節一又以伯夷言之

朱然字子
季高其
錄曰自
軟

也伯夷與其弟叔齊以諫周武王義不食周粟
餓于首陽之下此其所以為高節也

富貴任天 芳云論語死生有命一

云晏一言八齊晏嬰女長毛短介レトモ其節義ハイカ
凡伯夷叔齊二モラツツクヘキソ晏嬰ヲ以テ刘道原ニ
比ソ道原カ高節不讓夷齊ソ青一サハ程道原ハ
天命ヲ能知程青衫白髮ヲモ不歎ソナセ二ト云ハハ
富貴ト云モノハ在天者ナル程求テ可得事テハナイソ
サレ那得任ト云ソ奔忙ト不末富貴ソサル程貧困
ニ大青衫子ニルソ

十年閉戸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

百金 陸云言世間所散亡之書籍皆買取收

拾也 幽獨 芳云楚辭屈原九歌一處乎山中

購書 芳云漢張安世傳上幸河東嘗亡書三篋
安世具作其事後購得其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一云十言ハ此道原ハ十年ハカ閉戸ヒツコウテ
イテ幽獨ヲ樂テ世間ノ小人ト不相交メ道ヲ樂テ
イラヒタツ憂字非ナルソ幽字トナスニサテ百金ヲ以テ
書籍ヲ子コチ散亡ニタルヲ買テモツソ

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疆

聊借 陸云言道原依舊史以糾察當代姦臣
之不善也

東觀 芳云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幸東
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魏略
董遇善本氏傳更為朱異別異退之詩丹墨交
橫揮

一云竭來東觀ハ史官所居ノ東觀ハ天子書籍ヲ
置處ソ言ハ道原為史官東觀竭來ハ筆墨ヲ弄
大議論ヲ申テ可削事ヲハ朱ヲ以テテ可記録事
ヲハ墨テカイテ入ルソサル程朱出墨入ト云ソ四ハ朱
之義ソ聊ハ舊史ハ春秋等ヲ云ソ此人ハ以春秋

之義為法樣 蘇彊ノクセヤツヲハ惡物ト書程筆誅

ト是ヲ云ソ筆ヲ以テ人ヲ誅ニタモソノ千歲萬代ニ示

惡名ヲカキツケテ書ニノコス程ソノ三私云通監朱

晦菴莽之大夫揚雄死矣ト云レタカ筆誅ソ

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

董當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雖無 雖云此以下二句蓋言道原能以口舌

諫罰姦人也 孔融一汲黯一 芳云次公曰孔融以言劉道

原也曹張以言姦強也雖無尺董當寸刃怒而

欲誅之々辭也董所以扶之刃所以刺之扶之

則痛楚而已刺之則勦絕其命既不得以寸刃

之刺器利之姑用尺董之扶以當寸刃之刺亦

所以誅之矣今也雖無此二物則於是口吻排

擊而含風霜之嚴乃所以誅之焉此正言其東

觀述史之事也

尺董寸刃 芳云退之送張道士詩恨無一尺

董為國管卷夷又云臣有一寸刃

口吻 芳云舊唐書嗣魏王臣傳揚國忠曰

比來人多口擊賊君不爾乎新書作打 西京

雜記淮南着鴻烈書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當寸刃 白云題注當字作與次公注云雖無

此二物則於是口吻排擊而含風霜之嚴乃所

以誅之云某謂不改當字則無尺董之可當寸

刃也 一云孔一言八道原力強剛ナル事ハ孔融力不下曹

操如ク汲黯カ張湯ヲ輕ニタルカ如キノ孔融汲黯ヲ

以テ比道原ノ曹操張湯ヲ以テ姦強小人ニ比リ

雖一此人強剛ニハアレトモイハル尺董テモレヤツト

云テ寸刃ヲワタシヨセテ戰ヘキ具足モナイソ只口吻

ヲ以テ人ヲ排擊メ含風霜殺死カ有ルソ

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

衣巾 勝云此以下二句蓋終上二句不飲而觀酒狂之義也言醉者衣巾狼藉以舞然旁不飲者見之作千場咲具也供字蓋醉者供于不飲者之咲也

自言 芳云次公曰此以下四句連義衣巾變用杯盤狼籍也自交朋比下四句連義自言 白云以下四句義劉怒自言也 或說以此四句為一段

十云 自言八道原自云ソ我シ靜ニメ世間ノ人ヲ見シ六下戸ノ酒ヲ不飲者カ酒ノ醉狂スル者ヲ見ルカ如キソ其酒ノヨイト云者ハ必ス衣巾モ狼藉ニメソトヲトモセヌ舞モノソ是ヲ旁人カトツト咲テ千場モ皆咲ヘハ面白テ咲ト思ソ世間ノ人ノ為名利奔走ス

ルナリハ一向如此ソ千場ト云ハ一座敷ノ咲イニテモナク千座敷ハカリノ咲ニ醉人舞ヲ供スキト云心ソ

交朋翩去畧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

世人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我今與道原同在朝廷頻往來相訪我已與荆公相背道原亦然荆公以我故必可惡道原又以道原故可惡我也然在我則不辭之所畏以我故黜道原也此句與退之書同意也

自愛 白云韓文第十七卷胡直均注韓公門弄我取人取我予杜詩縱飲已拚人共弄

人 〇書云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交得無病乎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

未有所益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
之無益而有傷也注云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繻
薦為繻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
公書所謂時或道之々力也

一云交朝廷ニイラレシ交朋ハ皆外國ニ赴テ一
人モテイカ只貴方ト我ト兩人不去メ在朝廷互頻
繁往來スルソ世ハサル程荆公ヲ始テ昔世間ノ人
ハ東坡ト云ヘハツマハシキヲニテイヤカルニ何トタレハ貴方
一人只我ニ厚キソナル程君ト交ト云テ人カトカメカセウ
スラウト思ソサシトモ我カ身ヲハ自愛ハセヌソ只貴方ノ
我ト交フトルクセ事テ有ルト云テカ罪ニ御アニアリカセウ
スラウト思テ是ヲ恐ルソ

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

朝來 一云蓋言驚告別之速也

一云朝朝ハ廿九程朝來道原ト別ヲ告我急速南
康ニ赴ソ其歸意ハ逐征鴻翔テフツト可帰ト思イ

定メラレタソ

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髮未蒼定將文

度置膝上喜動隣里烹猪羊君歸為我道姓

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挂冠 一云蕉雪云隱退已二十四年然尚未
蒼髮則其退可知也

匡廬先生 芳云陳舜俞廬山記匡俗先生姓
匡名俗殷周之際避世隱居廬於北山因号廬

亦曰匡山 謂道原父也

定將文度 一 芳云次公曰晋王述愛其子坦
之以王坦之比道原而以王述言其父也

幅巾 芳云後漢法真傳太守請見真廼一詣
謁傳子漢末王公皆委正服以巾為雅見魏志

武帝紀

匡庐

白云道原之父刘渙西澗先生今在庐山

宋蒼

白云言雖為老成尚録髮而未蒼然杜

詩云

鬢髮各已蒼蓋指髮老色

滕上

白云以刘渙比王述以道原比坦之

一云

匡庐先生八道原之父刘渙云也此

時在

庐山南康軍言八匡庐先生

刘渙

八實二古君子之掛一此刘渙也

今二

二十四年二十餘カマタ鬢髮毛黒く有ル

云

勇退ナルコトハ可_レ知_レ此ノ刘渙カ父ハ刘凝之

此人

ハ騎牛アルク程李伯時トモ其像ヲ寫テ畫

其

山谷モ詩ヲ作_レ詩ニ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

濟下

作_レ号白雲老_レ定_レ以道原比文度_レ以刘

渙比

王述_レ言ハ道原南康へ帰タラハ喜テ定_レ膝

上

ニ置テ愛ス_レキ_レ昔_レ王文度_レ愛メ王述カ膝上

ニ置

カ如クナルヘキ_レ喜_レサアラハ隣里モ喜テ猪羊

莫テ

請待スヘキ_レ君_レ君ハ道原_レ坡言ハ君婦テ

ラハ我カ為ニ父ノ刘渙トニ東坡ト云者カ有ルカ我カ知音テアルトヲシテ幅_レ必ス我レ幅巾テソクヘマイリテ登堂父ヲ拜シ申スヘシ其ヲハ許容アレト父刘渙トノ二念比ニラ_レト云_レ此詩ノ始末ハ題注ニ詳見ヘタ_レ題注ハ見于遺書カソ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勞云熙寧四年六三十六歲迁太常博士攝

開封府推官有能吏聲以言事議論大不協乞

外任除通判杭州五月作是詩十一月到杭

自云熙寧四年辛亥五月先生乞補外遂通判杭州十

師作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遂通判杭州十

一月到杭張安道文定公名方平所居堂

号樂全詳見遺書

勝云南都即陳州世祖即位之地故号都而

置留後也

勝云此篇五段起句以平八句一段出入以

下四句一段。吾君以下四句一段。歸來以下四句一段。我亦以下四句一段。
芳云：張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後徙揚州。以賢良方正射策優等，累迁知諫院。西夏元昊叛命，六年上益厭兵，而賊亦困弊。元昊欲自通，無由，安道上疏，願回郊赦，開其自新。仁宗喜曰：是吾心也。西師解，安道有力焉。神宗擢參知政事，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安道極論不可，未幾以憂去位。先是知皇祐貢舉，嘗辟安道考校，既入院，九院中之事皆欲紛更，遂檄使出。老蘇公嘗作辨姦以譏安石，謂必亂天下。安道為載於所撰墓碣，與安道如冰炭。安石當軸，神宗欲再使共政，安石每日力排之，而安道論新法之害皆深，言危語不少，屈知陳州。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吏初不與聞。安道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婦欲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

故詩云：一言有婦意，闔府諫莫移也。後判應天府，陛辭面諭曰：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議政不同，又欲以卿為樞密使，而卿論兵亦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曰：然。泣下，賜帶如常。任宰相者，守蜀時得三蘇公皆器異之，薦東坡及李大臨為諫官。坡下制獄，又抗章請其命，嘗以安道意代作諫用兵書，其意懇切至到，又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云：元祐間以太子大保薨，贈司空，蘇子由為請謚曰文定，居南京榜所居堂曰樂全，東坡為賦詩在第三卷。

云：南都即陳州也。世祖即位之地，故号都而置留後也。世祖上云：宋太祖居陳州，天子即位，地ナレハ尊之，都ト云ソ。留臺ト云ハ留守官也。是ハ天子即位ノ國ナレハ天子ノ御國テアル程，別ニ守護ヲハラカスメ，天子ノ留守ニイルト云心。丁留守ノ官ヲ置ノ日本山城國モ王城ナレハ守

護者ノテ、只モトハ當職カモツソ、是カ、唐留守ノ例ソ、
唐末ニ留守ノ官、多ハ遠國ノ守護カ、強テ任滿テ
不退、モチツメニメ留守官ト云テイルソ、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
世所廢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及真
極豈復安龍池

偶懷 勝云此以下四句言如上二句所謂安

道即神仙中人然為濟物暫應世也此即龍遊

郊鳳來儀之謂也

仙伯 芳云杜詩諸公乃一杖藜長松陰

濟物一所廢 芳云謝靈運述祖德詩兼抱濟

物性而不纓垢氛周易我有好爵吾與尔縻之

黃龍 芳云瑞應圖一居四龍之長神靈之精

次公曰龍鳳以此安道也

黃龍遊 芳云次公曰前漢公孫弘傳割白

麟鳳在郊龍竟遊 蓋參州之化兩句之言

竟鳳錯以成文也

終然 由云真則滄溟受黃龍字極則四極受

鳳字又龍受鳳字池受黃龍字答下歸意也

一云我公安道云云我公坡リ九人ヲ我公

我翁吾子ナト云ハ賞玩ノ語ノ坡言ハ我公張安

道トハ古仙人ノ如ナル人ヲ有ルリ一向其ナリカ、リ

一超然ト云テタ處ハ羨門カ姿ノ如キリカ、ル神仙ノ

中ノ人テアルカトシタレハ人間ニハアルト云ハ偶

衆人ヲ濟テ萬民ヲタスナシ爲ニ出人間程遂為

テイルソ其出仕ルヲ物ニ譬ヘハ黃龍一黃龍カ帝郊

ニ遊テ見ヘ又簫韶樂ヲ奏スル特ニ鳳凰ノ來儀スル

カ如キソ此句ハワサト上句ニ對セヌソ若欲對セハナシ

モ可對ヲワサトセヌソカウ如龍鳳ニ出ルカ終リテツイニ

八鳳ハ四極ニ去リ龍ハ溟海ニ歸ルカ如ニ安道モ今

朝廷ヲ去テ南都留墓ニ赴ソ異ナニカ其龍鳳ハ

籠ヤ池ヤナニツイツモ入テハラルヘキソ其ノ如ク安道モ
今去ルソ竜鳳ヲ以テ比安道以官爵比籠池ヲ

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

諫莫移

出入 勝云此以下二句蓋承偶懷濟物志之
句也

言 勝云此以下二句蓋承終然反渾極之句
也刻謂今赴南都必一向歸休此亦出之一
也然向來無出入心為濟物今則志在歸休也

言 勝云次公曰自一言至予思六句貫
穿通義三公有府闔府則公府之屬吏也安道
歸意之言闔府諫而止其去而安道則不移然
安道之所以去者以當時不能用之也蓋當時
英睿之君求士及於草莽之賤而不能用安道
於朝既云去矣必有能言之於朝廷貴人主堅

留之而後可冀其仕也故用予思事言之

闔府 芳云漢翟方進傳一三百人唯君侯擇
其中與盡前轉凶

出入 白云出字承偶懷濟物志以下四句入
字承終然一聯又答歸來以下四句意也

言 勝云安道四十年間朝廷仕官入出
入不レノ憂言ハ已出仕上ハ憂患カヤカテカラ
レトモチツトモ不辭仕ルソ一度ハヤ出ホトナラハ覺悟

前テアルソ憂患カテクテハカナウマイソサテ此間新法ノ
不便ヲ申テアルトモ事カナハ又程外任ヲ請テ歸ルソサ

言 勝云南都へ歸ルヲ一言申出ハ決定
スルソサレ程闔府衆カ共ニサリトテハニツト留テ

イヨト云ヘトモ已ニ一言可帰ト云ツル上ハ下テ不聞ソ

闔府ハ朝廷ノ府中ヲ云ソ官人タチノヲル處ヲ府ト
云ソ歸リテハ勿体ナイト云テ諫トモ安道退歸意ヲ

不改移ソ

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茹茨無人長者側何以
安子思

何以安子思 芳云注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
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卧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
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
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
之意自言其身乃長者子欲留我之行富如繆
公常使賢人往留子思諒以方且聽子為政然
後子思復留只如泄柳申詳雖亦賢者繆公尊
之不如子思焉二子反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
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今子為我慮當如子思之
行繆公使人留之而後可其慮乃不及子思以

待我宜我之不應子所請也今先生蓋借孟子
自謂長者之言指安道為長者如子思當有人
在子思之側安之也此段在孟子

無人 張方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

伯超然美門姿云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

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本

人要任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

平令王鞏將書一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

詠開看是方平舊詩一卷某作詩題卷末云人

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

音 東都事畧七十四張方平字安道西方用
兵蓋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
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仁宗喜曰此朕心也
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自是元昊通好而西
師解卒年八十五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三
卷 言行錄後集第三張方平傳云公年十三

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
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
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
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一云吾君謂神宗言今神宗公英傑ニ
睿々トフカクトメ御座アル天子テ御入アル程搜士
イカナル郊屋ニイルモノニテヲモ登用ラル、ソ郊茂ハ山林
草野ヲ云ソ無入長リ何以下二句言ハ今
天子天下士ヲ登用アル時分ナル程必安道ヲ用
ラルヘシキ程此人ノ側ニヨイ人ヲ置テツカハセスハ定テ
此人カ我ヲ賞玩セスト思ハレカスルヲウチ天子ノヲホシメ
シテ古繆公ノ子思ヲ云ハシタカ様ニ天子ノヲホシメスソ
長者ハ安道ヲ云ソ子思ヲ以テ比安道ソ以繆公
比天子ソ

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初世俗

安得知

通於 此云此以下二句蓋承第一句第二句也

一云歸山此人南都へ歸來テラハ必ス掃一室
虛白室ニイテ可怡ソ一室ハ一心ヲ云ソ虛白ハ無
心義ソ莊子所謂虛室生白之義ソ此二句ハ言
ハ歸來テ此道ヲ養テ室中ニ物ハ一盃アルヒトツ
ツニトリノケテ何モテウチテヤカクトシタカ如ニ萬念ハ心
ニ起テ一盃アルヲ一ツニトリノケテ無心ニナル處テ迷
カナイレバヤカテ其中ニ悟アツテキラリト見テ明歷ハ露
堂々ナルヲ此ヲ名テ父母未生トモ云イ萬物ノ初ニ
遊フトモ云ソ無心ナル則即今父母未生以前ソ其
コソ混沌未分初坐斷シタモノソ此ヲハ世俗ハナニカ
得テ知ルヘキソサテ世俗ト云ソ

我亦世味薄因循髮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

當有時

田處

未為難故我亦歸休當從安道也

田處

退之哲人之細事

十一云

我亦安道力如二世味一方八溥

官爵ニ心ハナキソ然シトモ曰

過テヒツコニセイテナル中ニ年老テ髮生

リタソ田

コミテアルモ其ハ於道ハ細事テソツトノ事ソ

ト思イ事モテイソ只我モ歸休ナ一度ハ有時安道ニ

相從テ道ヲ問テ逍遙メ樂ムヘキソ此詩ハ安道カ仙

風道骨アルヲ以テ發端ヨリ云々公ハ安道ヲ云ソ

當有時上云六時刻到來スヘキノ心ソ

穎川初別子由二首

芳云是歲十一月至杭年三十一

由云熙寧四年辛亥七月先生三十一

州通判途中歷穎州作施宿何倫之議十月

陳同子由過汝陰見歐陽公作石屏燕西湖

詩十六日記所見作詩是月作穎州別子由

詩施宿年譜云熙寧四年六月先生乞外

補通判杭州是月先生出京至陳時張文定

公守陳子由為學官九月離陳子由送至穎

同謁歐陽文忠公於穎上別子由十月始渡

淮何倫三蘇年譜云子由年三十三熙寧四

年在陳州十月至穎川與子瞻相別

由云此篇仙溪紀年錄為七月作施宿何倫

二公年譜之議則十月作有秋風亦已過句

則以是為證第一篇首句云征帆掛西風蓋

西方之風而非秋風也諸年譜紀年等無

初字也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三載此篇云赴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杭州通判弟轍送至穎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掛西風云叢話有初字也初別子由集中處不有之自古不審某謂先生與子由離別大數一十一度錄于右

第一別嘉祐六年辛丑東坡二十六子由二

十三是年冬東坡赴鳳翔判官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作詩六題云鄭州西門外別子由此時侍老泉在京師

第二別熙寧三年庚戌東坡三十五子由三

十二相共在京師子由是年八月以上疏議論不合除河南府推官又張文定公安道辟為陳州教授此時與東坡相別有次韻子由初到陳州詩

第三別熙寧四年辛亥東坡三十六子由三

十三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通判杭州是月先生出京至陳子由在陳九月先生離陳子由相共送至穎州十月始渡淮詩題云穎州

初別子由又施宿目錄題云別子由仙溪紀年錄云七月作穎州別子由詩共無初字本集有之

第四別熙寧十年丁巳東坡四十二子由三

十九是年五月先生共子由到徐州子由留百餘日過中秋而子由去先生詩題云初別子由是年秋末子由為南京判官

第五別元豐三年庚申東坡四十五子由四

十一是年正月先生出京過陳子由自南都來會留三日而別先生詩題云別子由因字韻去年先生文御史獄子由償其罪故先生是年赴黃州二月一日到黃州子由為筠州酒稅官也未赴筠州以前子由自南都來蓋送先生之家室也其後赴筠州也

第六別同年五月子由自南都來黃州送先生之家室相留十日而去遂赴筠州之任先生此時與子由酬唱詩九十一篇

第七別元豐七年甲子東坡四十九子由四
十六是年正月二十五日先生特授汝州團
練副使本州安置三月間命四月去黃州遂
適筠州作寄三猶子遊真如寺別子由初別
寄子由等詩也
第八別元祐四年己巳東坡五十四子由五
十一共在京師是年二月先生上三章乞越
州得旨知杭州此時與子由別七月二日到
杭州是時子由代先生為翰林學士尋兼權
吏部尚書未幾出使契丹先生有送子由使
契丹詩
第九別元祐六年辛未東坡五十六子由五
十三是年先生在杭五月九日被旨赴闕四
月到闕寓居子由之東府數月八月除龍圖
學士知穎川有感舊別子由詩并序今見何
掄年譜閏八月到穎川子由在京師除尚書
左丞

第十別元祐八年癸酉東坡五十八子由
十五是年八月先生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
府雨中別子由作詩六題云東府雨中示子
由十月先生到定州
第十一別紹聖四年丁丑東坡六十二子由
五十九是年先生在惠州二月白鶴峯新居
成閏二月再責瓊州別駕昌化軍在便儋州
也○安置四月發惠州此時子由亦貶雷故
先生序云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
不相知至梧聞其尚在藤旦夕當追及作詩
示之五月十一日與子由相遇於藤同行至
雷州作雷州詩六月十一日與子由相別渡
海七月十三日先生到儋州自此以後終兄
弟不得相逢唯和子由之詩一篇而已
卷云第一篇三段起句以下六句一段念子
以下六句一段暖我以下八句一段
篇三段起句以下六句一段始我以下八句

一段離合以下六句一段
一云顛此詩公撰寧四年十月作之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上批出改通判杭州是月先生出京至陳時張文定公守陳子由為學官至九月離子由送至顛同謁文忠公於顛上ソカテ初別上云初字八不審ソ誤テ云カト顛說二モサレタソカレトモ久相共居カ又初テソコテ別ルルヲモ云ヘキ欤王私云初字古今不審ソサレトモ強テ云ハ何變別ル時モ初テ別ルカ如仁哀幸心初字ヲ置タ欤ソ
芳云子由除老蘇公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子由以書言事即日召對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使為檢詳文字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子由議事多撻撻與忤同○一日介甫出一卷書乃青苗法使其屬議之子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

雖富者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主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皆知之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談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然其說竟不用青苗法既行子由度不能救以書抵介甫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為教授東坡是時亦以論新法為介甫所嫉惡通判杭州出都來陳子由送至顛且同謁歐陽公而別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蓋謂是也本卷和子由初至陳見寄詩第四卷注顛本十五卷○戲子由詩意亦互見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顛留連知無益惜此

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留連 留連似無益而尚惜須臾景而相留也

我生 我生人雖云此句已云三度別然題云初別蓋

誤欤刻謂下面注云別於陳州云自陳同至穎

有何別哉熙寧三年同在京時子由赴陳蓋以

之為第一之別然

三度別 蘇云元微之別樂天詩自識君來下

遮回白盡老鬢頃

四風 白云西方之風非指秋也

三度 白云詳見陸說堯卿注云次別陳州此

解甚不可也熙寧三年兄弟共在京師子由先

去赴河南府陳州之間此時與先生別也詳錄

題下

十云 征坡言ハ我今帆ヲ西風ニ掛テ穎州ヲ

出テ、杭州ニ赴ソ廿ル程別後ハ穎水ニ滴テ有ルソ

留 坡言ハイカニ子由名ヨリ惜ト思トモ終ニハ別去ル

ヘキ程今暫穎州ニ我カ留連スルハ無益トモアハレ子

由ト相逢之日ニキツトモナカレカト思ソサル程相逢

之日ハ須臾ノ間ヲモ惜ソ我ハ坡言ハ我與子由

相別ル、事カ是ニテ三度テ有ルカ只今ノ別レカトリ

イナレヤラウ一カレキソ陸說ニモ三度別ト云ハ初

別テ上陳州テ今穎州テ上ノ三ノ陳州別ト云ハ初

子由カ陳州ヘ赴トキニ京ニ別ルヲ云ソ今陳州ヨリ

東坡ヲ送テ穎州ニテ來ルヲ陳州別ト云ニイソサテ

此ノ注ハ誤ト云ソ嘉祐六年ニ坡赴鳳翔トキ鄭州

テ子由ト別ルト去去年京師子由カ陳州ヘ行ニ

別ルト今年子由陳州ヨリ我ヲ送テ穎州ニ來テサ

テ穎州テ子由カ陳州ヘ歸ル時ノ別レト以上合テ

三度ソ

念字似先若未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

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介石 陸云蓋言介之心如石也易本注義與之異也本注曰不改其操介如石也

芳云注剛毅程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寡詞 芳云易繫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晉書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弟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少以其少言故知之

天下士 芳云史記魯仲連所謂貴於一之者

兗君 白云蘓老泉也

介石 白云三 坤下 震上 豫卦六二爻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傳云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木頭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無慮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

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云云

至今 白云某謂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三云趙

杭州通判弟轍送至穎州作初別詩此詩云至

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為弟轍曾差在制置三

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而罷既

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新法不便也

二云 念山子八子由云言八子由八ヨク老泉小

ハニ似タソ先君ハ老泉ヲ云ソ木ハキツ下ノ个々スカ如ニ大訥ト遲鈍愚痴正直ニメ然カモ又剛毅ニメキツトモ物ニ不屈メ又靜ナル處カ子由ハヨク老泉ニ似タリサテ又寡トモノ云ハスニメ其節操介于石ハツタトチツトモ不變改ナシカモ能未萌前ニ機ヲ見テハヤク事ノ安危ヲ知テ我身ヲ警テ朝廷ヲ去テ陳州邊ニテルノ荆公新法不便ヲ申セトモ其事不合程ソ

是ハハツタト大堅手モノリ其命ニ大堅ヲ八如石ナク云々
ソ子由以書抵介甫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
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
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為教授東坡是時亦以論
新法為介甫所嫉惡通判杭州ソ
自古至今テ天下人ノ去ル事多キカ子由カ如三
猛勇退ニハハク決斷メ去ハナイソ
嗟我久病任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
傷輒醒從余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
憂持用旧三省
嗟我 嗟云此以下二句言如上二句所謂子
由早知新法不便出于外郡然我向來猶在朝
譬如有狂病者雖有坎井而不知其危險任意
而行也

有如 嗟云此以下二句言我先是朝譬如
醉中不覺而墜車者將損其身也然今得外郡
又如其墜車者未到地之頃得醒不損身也
病狂 芳云漢匈奴傳伊邪莫演曰我妄言耳
坎井 芳云莊子一之蠹柳子厚愚溪對吾足
踏一頭抵木石
三省 芳云論語吾日三省吾身柳子厚田家詩
竭茲筋力事一窮歲年 次公曰日三省學論
語云出處雖件其三者今乃取字用耳
一云嗟一坡言ハ我ハモノクルワシメ意ノニニアルク
事ハモノクルイノアルクニホリカイトモ云ハナアルクカ如ソ是
ハ譬ソ波言ハ我亦新法之不便ニツキナテカアルラウ
不可然ト云テ申テチツトモ不長メ意ノニニ申スハ
一向狂スル者ノアルクニ坎井トモ云ハスアルクカ如キソ
有 坡言我レシテカアルラウ申メ罪ニ逢テ有ルカ幸
ニメ殺サレモセズナリテ譬ハ酒ニ酔タル人カ高處ヨリ下
へ墜テ身ヲモウキモノコナハスナ有ルラ醒テ思ハ身カヒユ

ルカ如キソ是ヨリ先ニ申シ夕事ヲ今思出世ハアフナイ
事ヲ殺サシ又ハ不思議テ有ル酒ニ醉タル者カ高處
ヨリ墜テハ身ハ損セヌモノテ有ル其ハ意ニ不恐メ意カ
正ヨツテノ事ソ從_レイサル程_レ坡言ハ今ヨリ以後閑ヲ
得ハ只黙坐メ無心無念ニ坐禪ヲシテ日ヲ過スヘ
キソナセニテハ云ハコトヲ云テケカラナ非ニ逢程ソ作
坡言ハ我レ此詩ヲ作テ貴方カ在外任_レ憂ヲ辭ソカ
マイテ子由此ノ我詩ヲ以テ座右銘ニテ日クニ三省
身身ヲツ_レニメト云ソ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
千里同人生無別離誰知恩愛重

近別 聯云此以下四句言九近別其未足改
容變色以愁到遠別則不可得常會然我今反
覆思之縱雖咫尺若不相見則何異遠別哉然
則今雖近別亦可哀也

不改容 芳云次公曰李始詩蘭香秋風遠松

涕沾胸 芳云潘安仁詩不覺

咫尺 平生那可計李白巫山屏風詩高咫尺如千里

若不相見則亦可愁矧今遠別乎

一云近信公只此一里一里之間へ行ハ不悲

大サアハトク御帰ア_レト云マテハルソサテ遠方ノ行_レル

フハ悲テ又相逢事モアル_レイカト云テ涕沾胸クソサ

ヒトモ咫尺一_レ尺ノ間ナ_レトモ道カ不同_レ欤サテトソ

スレハ細々ニ不相見ハ千里ト同シキソサア_レハ遠別ト

同事ソ然則今雖近別亦可哀ソト反復メ見ヨソ
太_レサテ入生ニ別離ト云事カナク_レハ何トメ兄弟ヤ
親類ノ恩愛ト云事ハ見ハソソ別離_レル處テカナシキホ
ト二某テ見ルソ

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
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

婦我言歲在東

便知 雌云此以下二句言得相逢之時便知

必可有此別恨也然兒童不知別恨不可遮初

尚留我也指子由之子也

我言 雌云或云堯卿及次公注皆不可考之

且以類氏所撰年譜考之坡退杭州通判之時

蓋甲寅歲也甲位在木在東故云爾然在外

郡者大抵以三年為限坡自熙寧四年辛未初

為通判至甲寅歲蓋四年也辛亥歲十月朔到

杭則其年不足數之蓋自明年壬子而數之欽

蕉雪解拙堯卿注然不及細釋又或云自今戊

歲至卯歲也呆菴云歲言太歲也信歲星春集

辰也辰在東也按沈存中華談云今考子丑至

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

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

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况謂之辰

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

也刻謂葉談蓋言日月之會呆菴引之言五行

星亦皆會于此也

注云四方中央下曰

歲在東 芳云次公曰一向上文言秋風過則

應是言春時也書 解東作之文云歲起於東

若別有書未見

始我 白云熙寧四年六月先生出京師至陳

州宛丘陳州縣名也

且披堯卿耳然際說所載呆庵義可乎歲在東諸解皆不穩只破堯卿注則取甲寅說故云始云始一坡言公我熙寧四年六月出京師始丁子由カ居處ノ陳州へ來リ宛立陳州縣名ソ其時子由カ子トモカヲ千ノ御イリアルト云テ喜テ且舞テアリシノ牽一姪ノ子由カ子トモカカ衣ヲ牽テ喜テカ云コトソツムハ東坡トノハ杭州へ可行程別恨必可有程ト云テ是ヲ哀テ我ヲ留テ秋ヲ過行ト云テ留我程留ソ秋一サレ程秋亦已過テ十月ナリテ杭州へ行程別恨無窮ソ問一サレ程姪トモカ坡ニ問テ云コトソサテヲ千イハ今陳州ヲ多テ別杭州へ御出テアツテハ又サテイツ陳州へハ御出アラウソト云程坡カ姪トモヲ憫テ云ソワウ歲在東トキ必ス可來ソト云ソ東ト云ハ不審ソ堯卿及次公注皆不考之且以顧氏所撰年譜考之坡退杭州通判之時蓋甲寅歲也甲位在木在東故云尔然在外郡者大抵

以三年為限坡自熙寧四年辛亥初為通判至甲寅歲四年也辛亥十月初到杭則其年不足數之蓋自明年壬子而數之欵又或云自今戊歲至卯歲也呆菴云歲言太歲也言歲星春集辰也辰在東也サレ程春可歸ト云心テアルトヲセラハソ是ハ料揀ニ夕議ソサレトモ沈存中葉談苒ニモ其心カ在ルソ然レトモ刻楮之義カ尤可乎ソ

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變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離合 離云此以下二句言合而喜離而憂也

多憂 離云此以下二句坡時見歐陽公故及

之言多憂則髮髮早白也按顏氏本此詩之次

有言歐陽公髮白之句也

循環 芳云史記漢高紀三王之道若一周而復始

六云離一披翻覆云ソアラスチナイ事カナ離合ト云者ハ環無端カ如ニ循環ナウテハカナヌ者ソ然則合テ喜離テ憂事ナクテハカナヌモノソ甘テ畢竟本分ヨリ見レハ離合喜怒哀樂ト云事ハ本來トイモノソサル程悟レ此理ヲ悟テ長太息ソ太息ハ大イキツクヲ云ソ我一サテ我カ生涯ハ飛蓬ノ無根ノ風ニ漂泊スルカ如キソ萬事スチトモナイ事テ有ルソ然ラハ何ヲモ憂ヘ哀ムヘキ事テナイソナセニナレハ憂多則早白髮スル程ソ多一不^レ其證拠カ有ルソ今相見處歐陽公トノヲハ不見カ憂多ニヨツテ早白髮ニナラレウト云ソ顔氏之本此句之次有言歐陽公髮白之句ソ

壽列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勞云熙寧四年公年三十六赴杭侉十月穎別子由出穎口過壽州作
由云熙寧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赴杭通判

時作
白云東都事畧九十八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也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第云與同時御史舒亶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以表謝上摘其語以為侮慢曰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神宗命送御史獄軾謫黃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白云王銍元祐補錄沈括傳沈括字存中吳興人華談行于世見東都事畧八十六○括先與先生同在館閣先生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先生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即籤貼以進云詞皆訕謔後李

カトコテスルソト云ハ山鷓ノ噪處ノ下ニ古靈嶽ノアル
處テセララルソ其嶽ニハ竜ナトモアルイテ竜カ沫ヲ涎ス
フ吐テ舟ヲ造ソ未^レ一^レ廿^レ程今燃犀角竜ナト^レ見
事ハア^レリ輕忽ナル程エセス何サ^レニモ千ツト竜カ見タ
程^レハハ^レ燕^レノ燒^レテ其^レヲ以^テ竜^レヲ釣^レテ見^テ思^フ奇
鬼字ハ借用テ水族奇狀異形アルモノヲ云ソ潛蚪ハ
潛竜ヲ云ソ

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攮猴此地他

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使君 陸云此以下二句言李少卿餞我開宴
放村民形自如猿猴者來聚聞歌管也
此地 陸云此以下二句言李少卿餞我於竜
潭故他日當與莊惠觀魚共作故事也莊周坡
自比也

遺愛 芳云左傳昭二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子產古之^レ也

攮猴 白云某謂此篇若是和韻則語之牽強

亦然矣已是餞席之本韻而先生之語如是頗

似不滿

觀魚 白云莊子惠子觀魚之形共同雖然其

意不同李定即荆公之徒豈知先生之心邪

一云使^レ使君ハ壽州守護李定ヲ云ソ言ハ李定

我ニ別^レテ惜^テ管絃ヲ奏メ餞ヲセラル程村民トモ驚

テ來^テ見^ソ其村民ナリハ一向如攮^レソ此地^レ坡
言ハ我^レ此壽州村民タチハ申ス是ヨリ以後ニ李定
カ此州守護テイラレタ時ヨク治^レアツタト云テ李定ト
ノ遺愛ヲ頌メ歌ハントキニカマイテサ^レモ舊^レ東坡ト云
モノカ此壽州へ來^テアツ^レ時ニ此竜潭上テ餞ヲセ^レシ
ト云テ記取セヨト云ソ以莊周比東坡則必以李
定可比惠子也觀魚ノ事ハ竜潭ニヨツテ云ソ

送蔡冠卿知饒州

蘇云熙寧五年二月作公年三十七倅杭
白云熙寧五年壬子先生三十七在杭二月
作仙溪紀年錄并施宿目錄送字上有二
月二字也東都事畧并言行錄等無蔡冠
卿傳饒州有琵琶洲秋香亭白雲亭
芳云初知登州許遵曰婦人阿云傷夫獄遵
言大理審刑所定刑名不當翰林學士王安
石是遵議熙寧元年七月詔謀殺已傷案問
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富弼曾公亮為
相皆不然之二年二月三日詔自今謀殺人
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裁而安石以右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奏言謀殺刑名論辨已
一年宜早裁處上令與富弼議弼辭以素不
曉刑名但人說諫議以謀與殺分為二事破
析律文先是呂公着韓維錢公輔定案問欲

舉如安石議詔依所定而審刑院大理寺官
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皆以為不當詔安石與
刑寺官會議恢尋出使師元冠卿合奏不肯
與安石會議詔以師元等所奏下安石詰
難條奏至二月三日乃有前降旨揮而安石
是日得政判刑部劉述丁諷奏以為不可用
封還中書安石與參政唐介數爭議於上前
上卒從安石議冠卿既與安石不合遂補外
得饒州東坡送行詩意益用此
雅云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八句一段恰君以
下八句一段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唇笑語無不可平時儻

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窳衆所

畏布路金珠誰不覩

吾觀 雅云此以下二句言蔡冠卿為人談詭
有味與人相遊之時無所不可也李白詩有喧
逐之語此所謂掀逐亦同意也
平時 雅云此以下二句言常時與俗相應然臨
事卓絕於世迂闊也儻蕩蓋與物相從之義也
橫前 雅云此以下二句言不從介甫取利也
上所謂迂闊之證也
無不可 芳云論語我則異於是無可
儻蕩 芳云漢史丹傳自若備心甚謹密
注云一踈誕無檢也
布路 芳云左傳襄公三十年
掀逐 白云掀虛言切舉出也逐呼恢切相擊
喧聲也
橫前 白云某謂漁隱叢話前集四十四云蔡
冠卿知饒別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云
此詩云橫前坑窞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
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窞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

珠誰不累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
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爾來變化驚
何速昔号剛強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為利害所
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号剛強者今亦然也又
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枕言冠卿
獨能守舊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
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軼以冠
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出羸牛意以譏調
朝廷進退不當又云欲試良王傾猛火良王
經火不變然後為良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挫折
節操不改如良王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人
生不信長轆軻為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名致
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
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轆軻
一云吾一坡言八我此蔡冠卿トノカ人ト相交テ
遊ヲ見ルニ掀逐トヲトリハ子廿テ又笑語トメテ物語
ヲ入ルヲ見ルニ一モ不可ナル事ナキソ其為人談論皆

有味ソ平時此入平生ノ時ハ儻蕩ト物ト相從
テチツトモ人ト殊ニモテイカ臨^リサテ何ニモアル事ノ可
判斷ニ臨テハ世上ノ人ノ所思トハ大ニ別ニメ世人
トハ迂闊ニメクイチカウテアル事ハ我ヨリモ猶迂闊ナ
リ我コソ世トハ迂闊ナト思タレハ其二一重上ノ迂闊
サテアルソ其迂闊ナル處ハトコソト云ヘハ横^ニ布^トソ
凡ハ前ニ坑^ニ奔^ルノヲトシテナントラシテ人ヲ陷^ル入^ラハ皆
畏ルカ此人ハ不然リ熙豐之權王呂ニモサカウテ
千ツトモ不畏メツントサワアルニ云テ相争ソ衆人ハ
皆時權ヲハチ畏ルソ布^トサテ凡ハ路ニ金珠
カ落テアルヲハ必ス拾^テ之爲私之物喜ソ然レトモ於
蔡冠卿サハナキソイカニ落テアルハトテ我非可取ヲハ
不取之ソナセテレハ以道程ソ枉テ小人ノ王呂ニ
從テ不取利ソ

邇來變化驚何速昔号剛強今亦頗

邇來 照云此以下二句言新法一變由之平

生守道剛強者今皆屈志隨時而偏頗也

下云迹^ト言^ハ此間新法行^レテ世間ノ事ハ何事

モ昔一變メアル程^ニ昔ハ剛強ナル人ト云ハルモ今

亦頗^ニ大改^テ即相從^ソカ^ニル時分^ニ此人ハ獨守節

チツトモ不移^ソ三私云頗ハ勝ノ義ニハ偏頗ノ王

呂黨スル之義ソ頗字^ハ全剛經ノ頗有衆生ト云ノ

注有諸義ソ頗ハ小之義ソ然則此詩ノ義モ昔ハ

剛強ナリ^レモ今ハ其剛強モ小ニ^テ王呂黨從^テ之義

欵^ハ又ハ小^ト入^ル小人^ノ之黨^ノ之義欵

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莫嗟天

驥逐羸牛欲試良玉湏猛火

吟^ト 照云此以下四句言蔡冠卿今不容於

朝而赴外任也
廷尉 芳云漢百官表^ニ奏^テ宦掌刑辟秩千石
鄱陽 芳云唐地理志饒州^ノ郡 杜短歌行

君令理柁春江流

天驥

芳云顏延年赭白馬賦漢道與而一呈才

欲試良玉

芳云白居易詩試玉要燒三日滿

鄱陽

白云方輿勝覽鄱陽饒州郡名有鄱陽

湖也

一云

伶一蔡冠卿初知登州許遵曰婦人阿云

傷夫獄云サハ程此人初知登州時司獄事ソサ

下守廷尉法ト云ソ言ハ此ノ冠卿ハサハ名ノ昔知

登州時ハ廷尉ノ法ヲ守テ不屈ソサハ程荆公ト

其議論不合ス晚ク今却テ理鄱陽柁饒州ノ守

トナツテ赴外任ソ鄱陽ハ饒州ノ郡ノ名ソ柁ト云ハ

解サヲテアルナソ莫ク言ハ此ノ冠卿ヲ朝ニ不用メ

饒州邊ヘヤルハ可惜事ソ其ヲ物ニ比セハ天驥一タモ

ノソアレトモヨク其ヲハ莫嗟ソ是ハ其才ヲ欲試ヤラ

ル、ソイカナル良玉モ火ヘクテヤカイテハ好惡ハ三エモノ

ソ火ヲ以試之ソ其ト同事ソ

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坎軻知若決

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顛

人生

魏云此以下三句蓋承伶君獨守廷尉

法之句也言如上句所謂今日是非皆當為夢

以後又當有時論及舊之日則如蔡冠卿之才

豈可不用哉蓋有陰德者必有其報也

一云世一坡言ハア、スナトテナイ事哉ソ世事ヲヨク

見レハ何事モ夢ソサハ程只一生坎軻ト車輪トス

タカヤウテハテウスル事トハナソ一度ハ又ヨイ事ニモ可

逢メ上來申ス事モ今日是非モ皆當為夢ソサハ程

以後又反舊之日アルトキニハ蔡冠卿カオノ如キハ

必可用ソ知一言ハ此人ハ是ヨリサキニ決獄メヨウ

ニ夕程有陰德則必有陽報ト云程後ニハ魏顛カ父

ノ治命ヲ以テ嬖妾ヲ嫁セシメタシハ其妾ノ父ノ老人

カ結草報之タカ如ニ必ス其報ソルハキソ魏顛ヲ以テ

蔡冠卿三比ソ魏顆力事八注ニ見ヘタソ知君一也
日一此二句八上ノ伶君獨守廷尉法人句ニ承
テ云ソ

送岑著作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

白云岑象求字岩起見遺芳梓州人今以提

舉梓州路常平還蜀梓州潼川府路十五州

其一也東都事畧并言行錄無岑象求傳

芳云岑梓州人名象求字岩起時以提舉

梓州路常平還蜀故詩云惟應故山夢隨子

到吾虎岩起事見十九卷和岑岩起詩注

陸云此篇四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夫子以

下四句一段我本以下十句一段臨行以下

六句一段

白云送岑一岑時還蜀ソ前上同年之作



懶者常似靜ハ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ニ而直

拙ニ雖近直而實不尔也ハ蕉雪解讀豈字作疑辭

懶者ハ白云言先生則懶而拙也岑著作則靜

而直也

一云懶ハ言ハ懶者ハ靜ナル者ニ似ソアレトモ眞實ノ

靜者ト云モノハ懶者ノ徒ソ其ツレテハナイソ眞實靜

者ト懶者トハ大ニチカワタソ拙ハサテ拙テ世事ニハ夕

ナル者ハ直ナルニ近イレトモナニカ眞實直者ト云者ハ拙ナ

ル者トツレヤラニソ其ツレテハナイソ面白議論テ有ルソ

段二点二義ソ拙欵二点二義

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

兩海詩之三

歡有餘

相得一 芳云史記灌夫傳魏其灌夫其遊如父子然一 惟甚

相得一 自云言得相交

一云夫一 夫子八岑着作ヲ云ソ上四句ニ捻論ヲ

云テ置テサテカ、ル處ニ此岑着作コソ眞實靜メ又直

ナル人ソサル程雍一 雍容ト樂テ國有道時ナシハ出

テ走舞テ吾德ヲ録サテ國無道時ナシハ德ヲ卷テ

懷ニヒツコウテラソ卷ハ處ソ舒ハ出ソ一 坡言ハ

嗟サテ上トシタレハ不思議ヤカ、ル岑着作カ如キ名人

ト相交テ歡有餘事ハ於我過分ナルソ

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

水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

拙於一 芳云毛詩鵲巢疏云鳩拙於營巢

孟東野投所知詩自慚所業微功用如鳩拙於

陽文忠公林間鳩詩人皆笑鳩拙無以家室爲

求底魚 芳云禮記魚上未未解凍之時魚於

水下自藏也杜詩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

一云我一 我言ハ我ハニテ世トハ不違トモ此カ我ト

違メアルソ拙一 拙我カ世事ニ拙事ハイカナル鳩

程拙キモノハナイカ其レヨリモ猶拙ソサテ又懶ナル事

ハ米底魚ニテイル魚ヨリモ猶懶ナルソ人一 サテ衆

人ハ皆此東坡ハ狂ニタカ我身ノナリタテテモ不知世

間ノ事ニモタイナカウタワト云ハ八岑ハ獨云ソアレハ天

性カ愚ニメ世間ノ事ニハタテアルト云テ憐我ソ

首者有時信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

破藥除

靜者 勝云此句蓋承上所謂雍容時卷舒之

句也蓋言岑着作有時必用也

而我 勝云此以下三句蓋承第二句第四句
及林間鳩水底魚之句也 蕉雪云古用石治病
如今用鍼也故此云破藥又有藥石之語也

破藥 白云某謂前漢書藝文志云箴石湯火
師古注云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
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
彼廉反 砭 芳云許慎說文一以石刺病也

十云 眞直 言ハ其眞實直ナル者ハ一旦ハ不用トモ
有時信事アリテ用ラルソサテ静者モ終ニハ静ニ不
居ハ引イタサレモノテ有ソカウ云ハ岑コソ眞静眞直
ノ者ソサル程ニ一度ハ召用イテレテ世ニ出ツヘキソト云

心ソ信 字ハ平聲ニツクルソ眞 眞直ニ眞實
ハ有時道德ヲ信テ走舞ヘキソ不終 居ト云ハ山林ニ
ヒツコウテハ竟ニ居ニイト云義ソ而一眞實直ニ眞實
静ナル岑カ如キ人ハ有時信ニ終ニ居メ世ニ召用イラ
ルヘキソサテ我カ如キ懶拙ノ者ハ此ノ懶ニ大拙キ病
ハ下後藥ヲ以テクスニナラ甘トスルトモテフルイソ砭ハ

石針上古ハ石性カヨハ程石ヲ以テ針トスルソ

臨行怪酒薄已 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 遂恐

出處 踈 惟 嫌 故 山 夢 隨 子 到 吾 庐

後會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我與岑著作非無
後會期然所恐岑著作必爲時用我當歸隱則
其相逢亦可難也

後會 芳云孔叢子言子高之別一無時
謝惠連雪賦傷一之無回
酒薄 白云言淚滴多落盃中故酒薄也 藥

天曉別詩云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
出處 白云出字屬岑著作處字屬先生
去 昭 坡言ハ今岑カ還蜀ヲ送ニツイテ別酒ヲ

飲カ酒ノ薄ハ上トシタ事ソト思タレハ所詮我カ別淚
カ盃中へ多入ル程甘テ薄ソ後 坡言ハ我今コソ
岑ニ別ルニモ後會豈無時ヤリ必可相逢ソサレトモ

我頭貴方カ出處カ同時ニテク下相逢カ同ヤウニテ
ウカララニスラント是ヲ恐ソ唯應_レ隨子_レ故山ハ蜀
ヲ云ソ吾_レ唐ハ蜀故山ノ坡カ家ヲ云ソ坡言ハ此人
今蜀ヘカヘラレ_レ程我ハイツモ故山ヲ夢カ今貴方カ帰
ルニ隨テ夢中ニ蜀吾カ舊_レ庐ニ到ルキソト云ソ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蓋杭州作也 東都事
畧并言行錄等無張吉甫傳
白云方輿勝覽杭州部云六和塔開寶注宋
太祖年号○中建在龍山月輪峯之開化寺
初九級後廢紹興再造七層 播紳臆說張
君房為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
塔濂登塔望之紛々如烟霞回旋成穗散墜
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六和寺太
平興國五年注宋太宗年号○改開化寺
芳云杭州圖經六和寺開寶三年建太平興

國五年改開化寺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門前以
下四句一段

送張_レ同前作張職方杭州ニ來ル程此
居セシカト思タレハ又閩ノ漕ニナリテ行程杭州ノ六
和寺ト云處テ別ヲ送テ作此詩漕ハ運ソ年
貢ヲ運漕スル官ニ赴ソ國々ノ年貢ヲ京ヘ運ヲ
漕ト云ソ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具
兒愁不留青山漫入七閩路

羨君_レ勝云此以下二句言張吉甫將為杭州
之官而轉赴閩漕也江湖指杭也飛去字目鸞
鶴而言也

白雲言杭人惜張去

七閩白雲詳見遺芳

鷺鶴姿 芳云樂天登童冒懷錢舍人詩曰詠
松雪句永懷

具兒 芳云晉賈充謂賈統曰吳兒木心石腸也
七閩 芳云林世程閩中記閩之人居海隅有

七種故譜之秦時閩越王無諸王此地
一云羨言八張吉甫トハ超然ト諸人ニ超越

其容如亦鳥鶴ソカハ人ヲ此江湖ノ杭州ニラカレカ
ト思タレハサキクテ閩瀟ニ赴程亦鳥鶴ノ姿ノ如キ吉

甫杭州ヲ飛去テ閩ニ赴ソ亦鳥鶴字ニツイテ飛去ト
云ソ江湖ハ指杭リ陸ニサル程吳兒ノ杭人カ吉甫

カ不留杭ノ閩ニ赴ヲ怨ソサテ今所往ハコソト云ハ
謂テ有ルソ七閩ト云ハ林世程閩中記閩之人

居海隅有七種故謂之七閩ト云トナルソ
門前江水去 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 君如大

江日千里 我如此水千山底

門前 陸云此以下二句先舉目前所見然下二
句比張吉甫又自此也碧玉環言池面圓水也

掀天 芳云樂天風雨晚泊詩白浪一盡日風
日千里 芳云江文通休上人詩桂水

君如 白云上句受門前江水之句指張下句
受寺後清池之句自謂

一云門言八坡今與吉甫相別之處八門前
テアル處ソ六和寺ノ門前水ハ遙々流テ長天ト一

色ニナルソサテ又寺後ニ池有ル八圓ニメ水ハ青々
トメ碧玉環ノ如キソ君君ハ吉甫ヲ云ソ言ハ此

人ハ去杭ノ不留事ハ此ノ門前ノ大江ノ流テ日ニ千
里ニ逝カ如キソ我我ハ坡ソサテ我ハ此ニ去メ居

テリハ六和寺ノ寺後ノ清池ノ碧玉環ノ如ニナリ
山ノ底ニ不流メアルカ如クナルソ

三私云掀說文舉出也一日引也廣句以手高
舉也

掀或掀翻
之云ノ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芳云熙寧中時通守錢塘作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遺芳載題注云熙寧中

通守錢塘作

白云東都事畧并言行錄等無軒民傳

赴省試 白云言赴朝廷進士及第也

勝云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傳家以

下四句一段

十一云送張通判杭時作也省試上云八朝廷

進士及第試上赴

龍飛甲子盡豪英常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

蘭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長庚

龍飛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張軒民父張瓌與

我伯父同年及第也然後我又與子由同應制

科則此及見老成龍飛甲子言即位元年也舊

雪云任宗即位以來制科也

人競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今代後生自好進

取而老成人已稀如殘星也舊雪云任宗制科

及第之輩多矣皆互相誇也

吾猶及 芳云次公曰三字論語孔子曰

史之闕文也老成字即詩所謂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今句先生自言其後輩尚及見與其伯

父之同年者張侍讀矣伯父乃先生之伯父也

張軒民侍讀之子也

人競 芳云次公曰謂世人強分時之早晚

春蘭秋菊 芳云楚辭一芳一舊唐書裴子餘

傳為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以文法稱子餘以

詞學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譬諸

俱不可廢南都烟花記煬帝一日恍惚與陳

後主相遇指麗華問曰葉妃何如此人帝曰

亦名一時之秀

天教

芳云次公曰又以言同光共影也

龜飛

白云勝說云龜飛甲子言即位元年也

蕉雪云仁宗即位以來制科也補遺云續羣曰
仁宗即位年登第士也某謂仁宗乾興元年壬
戌二月真宗崩而仁宗即位其明年癸亥改天
聖元年以是年為仁宗紀年之最初天聖二年
甲子更賴三事庶尹百工群司勉帝臨國子監
謁孔子廟詳見宋通監并東都事畧本紀諸老
以甲子為歷年之摠号雖然仁宗即位後二年
已是甲子此時軒民之父張環及先生之伯父
同登科欵其同年者悉豪英

一云龜飛甲子天子即位一年云云言八
仁宗即位アツテヨリ天子親試士用ルソ其天子ノ
自試ラル者ハ盡豪英人ノ是ハ張軒民父張環
我伯父ト同年及第也サテ又其後我與子由同
制科ニ應スル程我カ伯父ト軒民カ父ト皆豪英ナ
ルカ我ト其間ニ承テ此老成人ニ及テ相見ルハ可喜

事下有ルソ老成人ハ張環云云是ニテハ昔仁宗ノ御
代ノ事ヲ云ソ人ト言ハ今代後生自好進取アル
程老成人ト云モノヲハイヤカルソサル程老成人ハ稀ニ
メ如殘星長庚星ノ伴落月ノ人競一以下二句
ハ今熙寧中事ヲ云ソ春蘭ヲ以テ荆公新經比ニ
秋菊ヲ以テ六經ニ比ソ今朝廷ニハ新進ノ者トモミ
テ老成人ハ稀ナルコトヲ物ニ比セハ殘月
長庚ニ伴カ如キソ

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兄洗眼上

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

傳家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張軒民父及我父

皆為舊儒有家學也

洗眼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軒民必及第我當

寄詩於其父以賀之也

古宣城 芳云自注云也軒民父名環字唐公

四十三

時守太平

弟兄余白云軒民之父與先生之伯父同年故

軒民及先生其好猶如兄弟也并及又其詩當

賀詩馬白云言舉世看軒民之得意

平州太守張瓌字唐公見清芳又勝覽第十

五太平州部云太平州唐屬宣州蓋今太平州

古宜州也

十云傳坡言八此人王父ノ家傳ニ礼ヤ詩ヲ以テ

為業リ我亦然リ廿八程ニ各自傳家聞詩礼ノ與一

子ハ軒民ノ言先祖ノ同年及第セテレ人ノ子ハ

姪テ有ル程ニ今相逢タレハ貴方ト我ト兄弟如ナリ

先ニ六ニサニモニ此人ハ試ラレニホル程京ニテ及第メ

天子ノ上林園邊ニ躍馬シメテ得意ラルハキヲ可ク看

テハ賀シサアラハ子ノ及第セテレタハ近チ比目出出變ト云

テハ父ノ張瓌カ處ヘ人カ詩ヲ作テ可ク賀シ張瓌字唐

公時守太平州ノ古宣城ハ今太平州ノ太平州ハ

唐屬宣州

王私云坡カ伯父ノ内誰基ト云事ヲハ惟說并遺

夢天下白一抄ニモ不出之不審伯父ハ叔ヲ云リ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庐州因以別之

胡云杭州作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遺芳云杭州作或說云

杭州太守時作某謂此說甚不可也莘老

為庐州在神宗時蓋先生杭州通判時作也

白云東都事畧九十二孫覺字莘老高郵人

也神宗欲革積弊覺言不可不革大而當其

悔乃亡神宗然其言徙湖州松江隄為民患

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

良田徙庐州改左司諫哲宗即位兼侍讀遷

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為元

祐黨奪職徽宗即位復故官職

白云方輿勝覽庐州部云孫覺以司諫知州

子瞻有詩送之又云庐州石牛在土地堂前
有二石牛父老相傳初濬治肥河注在庐州
○得之土中形製甚精對峙為角觝狀後墾
二牧童橫笛跨其上又有龍眠山在舒城縣
注庐州縣名也○西南八十里如卧龍狀李
公麟曰取此山自号

云次韻孫一撫寧五年杭倅之時作

炉鏈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踈
頑固當爾子猶淪落况其餘

炉鏈勝云此以下二句言造物賦萬形於下
民譬似鍛冶人同手同器而能成物之形也其
心無私豈有惡彼好此之異哉然則我及莘老
不遇時世不必可怨彼無心造物也渠言造物
也望言怨也

炉鏈芳云莊子大宗師無莊之失其美也

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炒錘之間耳庸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耶

踈頑由云言踈頑故如此任外補也莘老亦
頭時不合而移庐州其餘不足言之

一云炉鏈言八鍛冶ノ陶器ヲ以テ諸器ヲ鑄出シ
又作出スハ同手同器ニテ能成物之形ノ其如ニ

天ノ造物者カ萬形ヲ下民ニ賦スルヲサテ造物者ハ
本無心ニメ無私ノハレテトレヲハヨクウツクニクレトレヲハ

ワルクセウトハ不思ソ更ニ偏頗ハナイソ只無心ニメツク
リ出スニテ有ルソ其中テ善者ハヨク惡者ハ自然ニワ

ルイハテソサレ程我カウルイト云テ天ヲ望フモナイソ渠ハ
造物ヲ云ソ以上二句ハ搃論ノ我ノ披言ハ上ニ云

ヤウニ造物ハ無心ニテ萬民ニ善惡ヲ賦ソサレ程我
等カ如キ者ハ天然ト踈頑ナル程外郡ニ任セラレテ邊

地守護トトナリテイルカ理ノ必然ニメ當タル事ソ子
貴方ノ様ナル人ハ如何様ニモ可被用ニナトシタシ

ハサモテクテ淪落ニニワルソ如貴方者又ニモ如此則矧其餘人ハ不足言ソ是皆造物所賦ノ造物ハ無心ニメ播物ソ下民各々相受或善或惡或遇或不遇也サレ程無心造物者ヲ可怨メテハナイソ

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惟有陽

関一杯酒慙歎重唱贈離居

龔黃 勝云此以下二句上句承第四句言華老下句承第三句坡自言也言華老寄書稱美

我政然華老政治如龔遂黃霸則豈可於此人前論我政哉然華書在工則我當於其人前以書駭惑而已羅趙雖工書而比崔杜則不足今所用取劣於崔杜之義也

羅趙 芳云二輔决録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趙龔羅暉拙書見嗤於張伯英伯英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上有餘晉

英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上有餘晉

衛恒傳亦云次公曰先生使事至此可謂工矣

芳云注曰與張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 殷勤 芳云劉禹錫詩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一唱渭城楚辭將以遺芳離居 選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謝玄暉詩無華復無實何

以贈離居

龔黃 白云以龔黃羅趙四人比華老也

一云龔黃一言ハ此華老ノハヨク治郡メ一向昔龔黃

カ如キノサレ程古龔黃カ前テハ我コソヨク郡ヲ治スル

上ト小々者カ云テハヲカシイカ如ニ此華老カ前テハ

我カ如キ者カヨク治郡トハ云イカタキノ是モ華老カ方

ヨリ書ヲ坡寄テ我政ヲ稱美スル程サテカウ云ソ羅

山サ下此華老ハ手カキテイラル程古羅趙カ如キノ

サル程羅趙カ前テハ書事ヲハトシカヨイトモソレイトモ目

ウツロイカメ云イカタキノサテカウ上テハ云テ底心ハ抑テ

ナイ手テアル程此入モ我ハ随分手ト思ヘトモヨウモナイ
程サテ羅趙ニ比シタソ東坡カ語ヲ使カアタニハテイリ
此ヲハ韻語陽秋トントニモ評シタナソザル程法ニモ引
ノ惟一ハ坡言ハ我今華老ニ別ル程酒ヲ奠テ勸華
ソサル程我レ殷勤ニ重テ王維繼テ陽関ノ曲ヲ唱
テ華老カ離居スルニ贈ソ離居ト云ハ離郡索居スルヲ
云致不知又此居ヲ立離ルト云心致ソ

贈別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先生代與我相別之
妓作

陸云蓋代妓之作也

十一云贈一同前作ソ此詩ハ妓女ニ代テソツトノ
別ニ贈ソ誰テ有ルトモ不見ソ

王秘云此詩ハ妓女留別夫之詩也或說ニハ
妓女ノ夫ノ別離トヨソヘ行ニ贈ル詩ソ

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鶯別主更悲啼
愁懃莫忘分携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黃鶯 陸云蓋妓女自比鶯也

殷勤 陸云蕉雪云携字蓋離字之意也

青鳥 白云陸說補遺云續翠曰青鳥比妓女
也或代妓而述與我相別之意也又載或說飛

字難辭或妓女將往他處乎

黃鶯 白云注云唐韓滉其謂太平廣記第十
九云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
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舟於京口堰下
夜深石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
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鳥
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
閣華麗殆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
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

無詞相勞也。則得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延至舟所。曰問贊者曰。此為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愒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座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違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為異。拘繫李順而為妖。欲加嚴刑。則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辯。有一客。瘡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

廣桑之事以為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拱默謙謹。克保終始焉。注出神仙感通傳

分攜 白云即分離也

鳳嶺 白云某謂以末句見此篇即杭州作也

杭州有西湖有鳳凰山

十云青鳥 青鳥此夫之言。我カ夫ハ青鳥銜巾欲飛カ如ニメヨソハ欲行ソサル程。夫人ハ別ヲ惜テ更ニ悲啼スルソ。黄鶯ハ比妓女ソ。殷一言ハ夫ノヨソハ欲行ライカホト。我ハ悲啼スル程カマイテ此テ別ル。處ヲハニ御忘アルナソサテトコソト云ハ湖一テ別ル。莫忘ト云ソ。

三私云或說ニハ青鳥一此句ハ比妓欲去而往他也。黃一此句ハ比妓惜別也。殷勤一以下二句ハ妓女向夫云ソ。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白云年譜等不載之

一云此詩ハ同前作リ此詩ハ代妓女夫ノヨソ
ヘ行テ哀惜スル詩ソ

妻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了一番多

淚眼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別淚不斷也蕉雪云凡雨滴自簷際而落滴々相聚為團而落每落如此也

奈老何 芳云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一奈老何 白云妓女自謂縱又其夫此地重來如老色何嗟自老也

一云凄一 言ハ妓女夫ニ別離スル其愁アメリニ深程欲歌トモ音モ不立又曲調モ乱テウタワレセヌソ
今夫ヨソヘ行カ縱又婦來ラレタリトモ十年カ五年カノ後ナルヘキ程其時ハ我ハ年老テ白髮ノ索麵カツキニナルヘキ程必電モ可衰ソ淚ノサレ程今別ノ

悲レサ又ユクスヘノ悲レサ思程泣ヨリ外ノ事ハナイソ
涙ノ落事ハ一向只五月雨一ムラフツテハサツトハレ一ムラフツテハ晴レハレスルカ如ニメヤムヒニモナイソ

天上麒麟豈混塵籠中翡翠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闥裏更有偷啼暗別人

天上 勝云此以下二句上句言其夫也下句言其婦自言也言女人之身從人故不自由也
已不得如意故不從其夫而行也或云其夫必赴京故云天上麒麟也

那知 勝云此以下二句蓋妓女妬妬之情也言除我之外更有惜別之愛妓也
翡翠不由身 芳云麗情集元稹崔徽歌可憐翡翠兒少小被人養 杜牧之自貽詩刀尺不由身

香闥 白云勝說補遺云此以下二句續翠云

妓女在人前無惜別之形而閨中獨泣故曰偷
啼暗別也刻楮子謂此義劣於臆說所述乎
十云天上妓女言ハ此夫ハ如天上麒麟人ナル
程ナニカ久ク夷中方ニ塵ニ混ハハイラシウソ今我ヲス
テ、イナル、モ道理ヲサテ我ハ夫人ノ身ナレハ籠中鳥
如ニメ、不自由ゾサル程別ノアメリカナシサニアハシ我モ
ツレテ行テト思ハトモラシナノ身ナレハカナハスメ悲シキニ那
ハサモアレ今夜餘人ニ此間御ナレアツテアルカ今別
ル、程アラワニワ立啼スメ偷啼テ暗ニ人シレスニ此夫ニ別
ル、事ヲ哀ム入ノアル事ヲ今夜コソ初テシリタレアラ腹
立ヤト云テ述懐ヲ云ソ

蓮子壁開頭見憶楸枰着盡更無期破衫却
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蓮子 此詩全篇隱語也葦蓋憶也無甚
蓋無期重逢言重逢也忘却匙蓋言時也今此

詩露其義葦作憶碁作期縫作逢匙作時也蓋
妓女向夫而言汝他時當憶我又別後不
期未定然或可有相逢之處又豈可忘其再會
之時哉

蓮子 白云此篇解詳臆說

一云蓮子此詩全篇カクシコトハヲ以テ作スルモ今
此詩ニカクシテ云字ヲカイテアルハ誤ソ憶作葦期作
碁逢作縫時作匙アラハヨキソ言ハ蓮實ヲ擘開スル
則么荷ト云フ葦カ有ルソ葦ト云ハ憶ノ心ソ音同シキ
程ソ妓女カ向夫云ソ我相憶コト無限ソ他日ヲノ
シミツカララ不忘メ見憶否ヤト云リ楸枰サテ碁ヲウ
ツトキニ石ヲスツトウチツクナモウ石モナイト云ハ碁ハ期ソ
言ハア、別テ後ハ後會之期未定ヲヲハ何トセニカナシ
サワト云ソ破言ハ衫カ破テホコヒラヌヘトモヌハレヌト云
ハ縫ハ逢ソ言若イツナリトモ相逢コトアラニソカウテ別
ハヨモハテレト云ソ或ハ重テ相逢事モアルニイカト云ソ一
飯ヲ食時ハハニ匙テクワ程イカナルモノモ匙ヲハ忘

レヌソ匙ハ特ソ言ハカマイテ再會ノ時ヲハ三御忘レテ
八十云ソ慧憶ソ基ハ期ソ縫ハ逢ソ匙ハ時ソ此四
字ハトモ音同ニヨツテ音ヲ假テ意ヲ云ソ

送杭列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

掾韻字注官屬公韻注
云官名

芳云注云熙寧元年元字恐六字誤
白云遺芳云注云熙寧元年元字恐六字誤
其謂仙溪紀年錄云熙寧五年壬子先生三
十七在杭州作送杜子方陳珪戚東道詩又
施宿年譜云熙寧六年癸丑先生三十八在
杭送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蓋遺芳注與施
宿年譜同又次公引烏臺詩案以為熙寧五
年蓋與紀年錄同有諸說故并錄之
白云杭州有裴氏婢夏沈香者日與其女赴
井女既死沈香料杖擧已決矣杭州提刑陳
睦舉駁俾秀州倅張若濟重勘沈香遂景殺
故陳睦張若濟以杜子方陳珪戚東道不決

沈香之事而用科杖掠朝廷訴之此三掾遂
得罪罷官各歸鄉里先生時為通判憐三掾
無罪而作詩送之此篇大半罵陳睦與若濟
睦云此篇五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老夫以
下四句一段君言以下二句一段殺人以下
二句一段徇時以下四句一段
十云送杭三掾顧氏年譜熙寧六年杭
倅作ト云ノ事ハ此恨終ト云下ノ注ヲ見ルソ此
杜戚陳三掾ハ陳睦ト張若濟トカニハレヌ事ヲ云ニ
ヨツテ俄ニ退スルソ

芳云公烏臺詩話云熙寧五年杭州錄參杜
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東道各為承勘本州
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投井及姓裴人小女
亦在井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沈香只決贖
杖三十杖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
事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沈香前
頃三官自此衝替執意請陳睦張若濟勘

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軼作詩送之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咬。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來說。月蝕蝦蟆精。盧仝意比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亦言社子方等本無罪。為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致衝替逐人。後當感悟。章復云。徇時所得能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亦自被劾矣。

秋風撼人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々正當逐。

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

悄々、白云毛詩云。憂心悄々。荒村而秋聲

騷人感際時也。

君獨、由云指三人為君獨也。獨字惟字意也。

餘人若在此荒村而聽秋聲。則悲歎不可堪。此三掾各自不繫懷而惟樂耳。

正當、聯云此以下二句言如上二句所謂秋

節可悲。則為逐客者皆當斷腸。然此三掾不敢愁。點斥歌呼連夜。豈非大丈夫能知得喪耶。

一云秋言八時。ハイツト云ハ折節。秋リ秋ハ只

夕ニモノスコキニ況ヤ人ヲ送ル程。ヒトニヲ秋風。一テカ

レキソ。關ハ所革反テサクノ音ソ。撼ハ葉落。負ソ注

詳ナソサル程。此ノ杜威陳三掾ハ船閣。一トメ船

ヲ用意ナ欲出。一夜悄々タルソ。悄々ハ愁負ソ。或ハ

此ノ夜悄々三字。坡系見ソ。此ニ三掾用ヲ用意ナ

欲出。程我レ一夜悄々ト愁テクイクト。小腹カ立テ

悲レキソ。正。逐客ハ坡自云ソ。坡言ハ我ハ逐客ト

人ヲ送程別愁斷腸。悲ケレハナトシタレハ此三掾ノ

衆ハナトモ不思。終夜歌テ遊ハ。大丈夫ニメ得

喪ヲ忘ハテ。達人タ千テ有ルソ。君獨ハ三人ニトシモ

君獨ソ。

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惟

悴婦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

老 矯今淫々詩矯、虎臣又矯、高舉也

老矣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我平生齊得喪者然尚戀微官不得高飛遠引去今三掾決然歸去實可嘉可愧者也

君令 勝云此以下二句言三掾今退官歸去必可無食向來為掾受五斗米在此人則未可然而小之然不願之而歸去也

輕矯 芳云文選歐陽堅石詩抱素在、一云老、坡言八我コソ平生昔ヨリメ得喪悲歡ヲ齊メテツトモ懷ニカケス此ヲ悟タル者アルト思カニ夕猶今モ微官ヲ恋テ失、輕矯ヲ高飛遠引去ルコトヲ不

得ナリルニアラ不思議ヤ此三掾衆ノ決然トメ歸去ルハ實ニ可嘉又可愧ノ退之詩囚拘念輕矯トモ作

タソ君令言ハ此三掾衆得罪皆欲歸郷カ此間ハ官ニ居テ禄ヲ取カ今歸去ハ憔悴メヤカテ無食ノ

サル程先是ハ三人ナカラ掾テイテ五斗米ヲ月クニトルカ別人ニ在テハ不足ナルカ此人夕チノスツカハキニライテハ五斗米モ千ツトノカスニタル事テハナイソイカメニキ事ソ然トモ其ヲ不願メ歸去ソ

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

驗中不使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能幾

何隨手已遭憂患繞

君言 勝云此以下六句蓋三掾向坡而所陳也言無理而殺人則心中不快為終身之恨也張若濟枉徇時議殺無罪人已有其報遭憂患繞也

行復皎

芳云毛詩月出皎兮

君言 白云勝說云此以下六句蓋三掾向坡

而所陳也又題下勝說云君言以下二句一段

殺人以下二句一段某謂已是君言以下六句貫通而三掾之言則題下所分段非也
辭了白云某謂此法數字有訛若不改之則其理不通故一六改之
世詩云世可作此字未痛辭云未可作未字
參車云車可作軍杜子房云房可作方
司尺云尺可作戶字陳珪二字往々漫滅
同理云司訛作司夏香事云事字往々漫滅夏香即裴氏婢夏沈香也蓋有所恨而共女投井女即死矣婢無恙三掾不殺之而付杖科也
本路提刑云本字往性漫滅本路指杭
陳睦舉駁云睦字訛作戚字舉駁二字或漫滅
差張若濟云差張二字漫滅上件三負官指杜戚陳三人也
衝替云續翠云奪官也見補遺
月啖云月字漫滅中不快云快字漫滅
詩案作作終不快云終字訛作奴
致夏香云致字漫滅
和本如是字訛而漫滅甚多裴氏婢夏沈香及陳睦事見

廿一卷陳睦知潭州先生作送之詩其題注云云君言一君ハ三掾ヲ云リ此以下六句ハ言ハ三掾向ヶ坡所陳ソ此人タチカ云ソ我今失意メ得罪是モ天之所然ソ是ハ不可久ソ一旦無罪ヲ罪ト云テ讒言ニ逢タハ不運也ツメテハ無過ヲハ無過トハナラルルキソ其ヲモノニ譬ヘハ一向只月カ蝦蟇ニ啖トモヤカテ圓滿ニナルカ如ナルヘキソ一旦昧光ト云ヘトモ終ニハ明也殺人ハサテ我等カ殺人ナリ言ハ掾官テ居テ無理不可殺者ヲ殺ツオトメ罪逢ハ心中モ不快メ終身ニテ過ヲシタト思テ遺恨ニアルヘキカサモ幸程今此罪ニ逢ハ大事モナイト云ソ徇時ハ此三人ノ人タチ時ニシタカウテ枉テ無罪ヲ殺サハ必ス其報アツテワルカラシソ今不然ソサレ程此人タチノ云ハル事ソタトイ徇ハ所ハ能ハスル程只不枉メイハコソヨケシタトイ枉テ無罪ヲ殺スト云トモ所得ノ利ハイカホトノ事テモノルマイ程ソ一旦正直ニメ逢罪ハ其ハ大事モナイソ枉テ人ヲ殺則其報アツテ必ス憂患

四何人每クニニ

カキテナウテハカナウマイ程ト云ソ廿八程ニ張若濟ハ狂狗
時議殺無罪人已有其報非又而被劫遭憂患
繞ハソ

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麥麥屑也

期君離云此以下二句坡言如三掾已能種

陰德必當有陽報然其所期遠故以宿麥相比

也蓋承上所謂月啖蝦蟆行復較之句也

宿麥芳云漢武帝紀元狩三年遣使者勸有

水災郡種

期芳云唐韻一糗也

期年白云次公曰西人呼擣麥屑為期

西人二字漫滅作酉大甚非也漁隱叢話前

集四十五載詩案并此全篇詩案詳見遺芳故

不錄

期云期君ハ三掾ヲ云ソ言ハカニテ三掾ハ昔ヨ

ク種陰德アル程ニ必當有陽報ソ今コソカウアリトモ

期君也糗

既及糗米

麥也礼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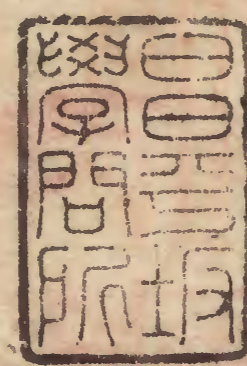
則糗餌注

擣糗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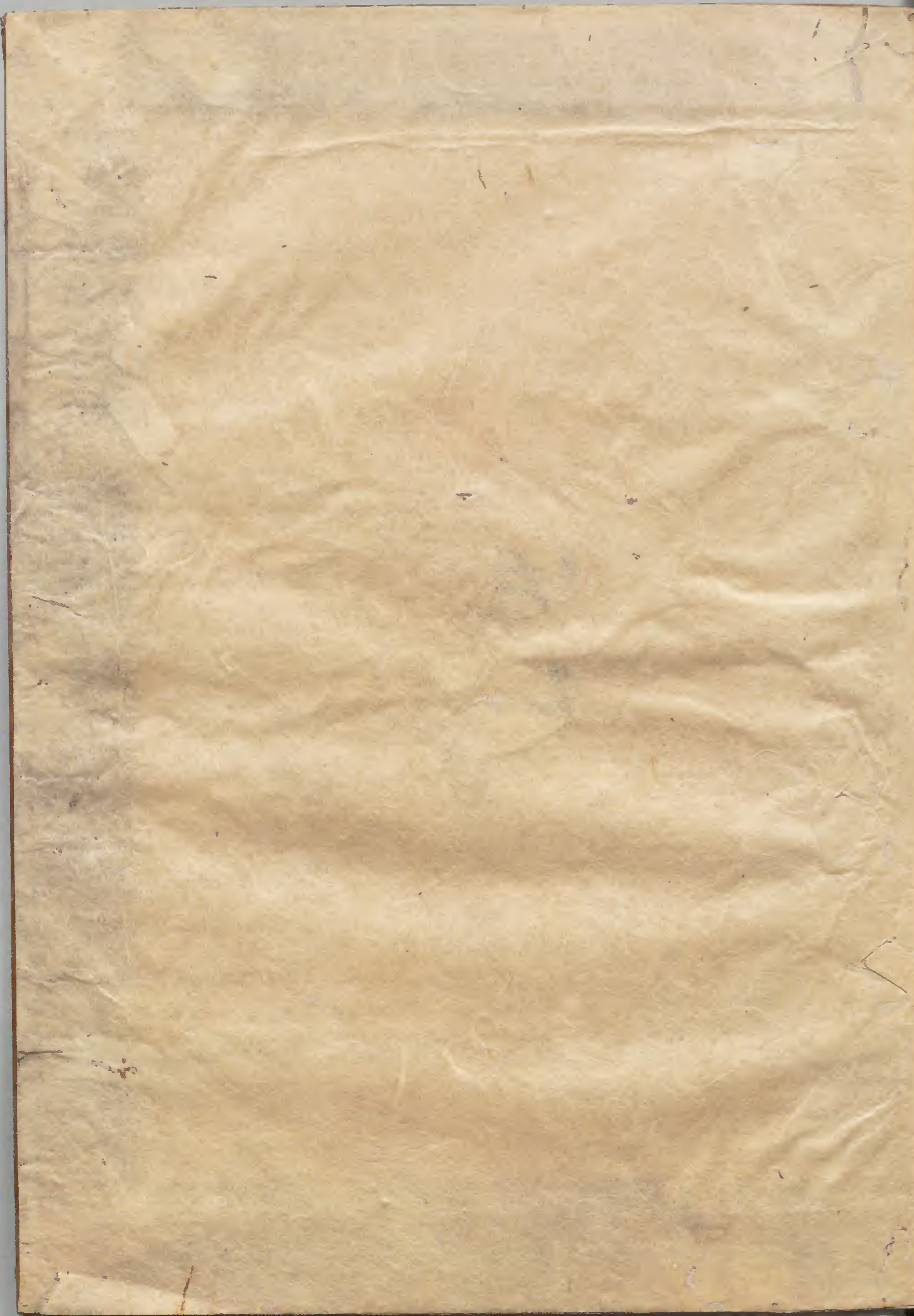
為糗餌

期君糗

後ヨカラウスルソ其所期遠者ソ故以宿麥比之也
麥ト云モノハ卒特ニハテコス冬ヨリメ明年ノ夏テソル程
宿麥ト云ソ貧人麥ヲマイテハ忍飢是ヲマツソ此詩ヲ
ハ鳥基詩話ニモ載テ有ルソ



四河入海卷第二十之三



特選...
 四國...
 卷二十一...
 三



三十一
 六

